

陳憲銳律師受任黃光益君常年法律顧問啓事

本律師受任黃光益君常年法律顧問後如有侵害黃君之名譽信用營業財產及其他一切法益者本律師當依法盡保障之責此啓
事務所博物院路二十號 電話一二一七四

可憐的孫科

(賣 股)

目下最可憐的人，要數孫科第一。此次他到南京，殷鑒的把行政院長弄到自己身上，我們，得不稱許他有犧牲精神，雖然孫哲生和中山先生性質上似乎有不大相同之處，這一遭的毅然負此艱鉅，倒很有中山先生大而畏的遺秉，可孫科上了台，以爲幾位父輩相好，一定可以幫忙，搭像新政府，那知道現今多時，中政會的三位常委，依舊遠隔他方，別處和市，不但我們民衆失望，孫科的面子，也太下不去了。

孫科爲了和平統一，在全會中飽受吳老驥兒的教訓，爲的是誰，我們恭維一些，也可以爲了是國，負氣來申、爲的是誰，可以說爲的是給粵方

口
怨

〔翁丹〕

你怨我。我怨你。鬢髮各有不得已。不得已。也要已。看誰升堂入室裏。良言說盡無肯聽。想要聽時時過矣。民衆求仁不得仁。寧知非怨伊胡底。

補充柏文蔚的談話

光怪)

中樞柏文蔚氏、最近發表個人表示、一、爲對日戰否、應速定辦法、不宜長此因循、二、數分會之設立、名爲共籌分治、實有割據之嫌、快人快語、令人欽佩、但關於「一」項、決非如此簡單、此時美國對日態度轉移、日本絕不能在短時間內達到直接交涉、而後主方作三個方案之舉、魏氏已實行出兵、仍佛聽見、三個孔明觀、後主聰明、用不着我們笨朽去輔助、他、且光帝並無託孤之命、自爲之、又向非其時、諸位想想、一二兩項、如何急得起來、所以柏氏談話的答覆、仍不外「個」字而已。

「鄭寶照」大名垂京市

(金甌白)
(首都寄)

鄭洪年之公子寶照、近以老世叔葉譽虎之提携、時任兩路局長、所有上海銀行南京分行長一職、已斷然辭去、二十一年一月、本粵派汕頭之日、鄭亦尋系小小之一員、其官星高照、亦事實上所必至也、惟鄭氏去京後、尚留一爛污官司未結、即通匯錢莊之訟案是、通匯倒去南京銀行九十萬、銀行團公呈法院、請將該莊股東蘇民生胡錦章姚治澂錢譯民四人之財產、扣押作抵、所推之訴訟代表、第一名即爲鄭氏、故法以扣押蘇等產業之告示、註明「債權人鄭寶照等」字樣、此項告示、時於滿城都是、「鄭寶照」大名、遂與民士等同垂不朽、鄭如辭職、不知當由何人繼之、通匯復業之聲浪、在過去一星期中、曾盛傳人口、現又寂然無所聞、蘇民生乃作二度之出走、聞平素與蘇有惡感之某某數行長、力主將蘇拘送法院、辱之藉以洩恨、而胡錦章身在圍園、亦欲拘蘇、使同歸於盡、蘇本非逃不可也、惟另一股東之姚沼澂、獨安然無事、一時詫爲洪運云、



談往

(九四)

(相川生)

學良率東三省歸附中央也，福麟贊之，統一之局乃定。學良薦龍入府，畀以東北邊防副司令官，駐齊齊哈爾，其後兼爲黑龍江省主席，握軍民之權於一手，爲人爽直，而目不識丁，每披閱文卷，待幕客解說而後知其事，於事之判斷，則大都錯誤，可謂福分心靈，雖如是，大權猶落於其長子國寶，國寶方弱冠，年

對日絕交非事實

【華天】

近日滬上英電報紙、盛待中國國根、據九國協定及非戰公約、因日、侵佔東北問題、將實行對日絕交、日文報紙亦多號載其事、記者以此事關係甚大、曾走訪新近由京返滬之某要人、詢以此事之真相、某要人密中外交問題、雖極嚴重、但尙未至山空水盡之時、現既有美、英、法、意、日、俄、六國、會議、曾擬有辦法四項、但以專制國家亡、非輕率從事、所難解決、且黨國領袖、汪蔣胡

孫科來滬之任務

瑰瓊

此次孫哲生氏出任行政院長，人不允即日入都就職，擬亦將辭職云。劉廣謙前日來申，昨已赴滬，亦由甯粵各方極意相推，人民遠適，不願坐視大局長此遷延貽誤，專爲迎胡北上也。



著名 武俠

英雄續集

(九二二)
(道明順)

將一切重任，全置之孫氏一人之肩，而各方實望於政府者，亦不免獨集於孫氏一人之身，實際蔣汪胡既被擢為中政會常委，政治最高責任，固應由三人共同擔負，三人一日不入都就職，人民對於統一之成，及國民黨之團結合作，亦日不免滋生疑慮，大局前途，萬難樂觀，孫氏既苦獨自一人應付之困難，復鑒於當前情勢之危迫，故於前日由都來滬，力促汪精衛扶病入都，並設法教請奉化之蔣、香港之胡，趕速命駕就職，孫氏此來，盡全為此項急務，並無其他作用，孫且對人夢言，如蔣汪胡三

第七回 一身強敵難敵難榮 三義賦仇狂歌當哭

那是老朽難死也不顧的，克滿口將粥吃完，把碗碟投與宗長福說道：「老家，你不要憂煩，我們總須盡力把河山恢復過來，還我自由的，宗長福道：「但願如此便好了，遂托着碗碟退去，克滿喝過粥，又睡了一會，天色已暗，宗長福又進來伺候他，這夜克滿安睡了一夜，到得次日，比較昨天更好，已能下床走了，宗家父子很盡力伏侍他，教他只自歇息，不要碰風，無如天氣很熱，他怎能長日坐在家中呢，戶外綠陰滿地，中間涼風徐來，他終忍不住要出來透些空氣，宗家父子伴着他閑話桑麻，倒也很不寂寞，這樣過了二十多天，克滿早已養息得精神健康，創口盡復了，他是好活動的人，怎能夠不聞消亂，長為村叢呢，一腔雄心，躍躍欲試，常向人探聽，知道唐王在閩中勢力很厚，遂想到閩中去走一遭，遂把自己的意思和宗長福父子說了，要他日內動身告別，宗長福也不能留住他，於是煮了幾罐精美的餛飩，代餞餞行，克滿自到宗家，復吃了他家的飯，將近一個月、

諸瘡一見消

大洋二角 **雙料四倍**

(專治) 乾癢癩瘡、疥癬、腳氣、頑癬、蟲瘡、指皮瘡、繭裂瘡、燙傷、黃水瘡、一切風濕、症此藥擦上，或包稀布內嵌之，一見便消，立刻止癢。適意非常。

上海二馬路口
路西禾興坊口

誦清堂醫藥室啓